

# 寒衣寄母挞煎饼

华玉琳

深秋，北风微冷拂过，寒衣节便近在眼前了。

我悠悠踱步于城市高楼间的巷陌，隐隐似有草木灰的微息飘荡，竟不由得勾起了心底深处那盘踞的故园气味——一种恍若从黄河故道南岸，那熟悉灶火的气息里拂来的，温暖而浓烈的诱惑。

故乡的泥土，已如盐碱凝结的霜白，而母亲在过道屋西间支起那一方阔大鏊子的情景，却鲜明如昨。她的助手是我，坐在砖头垒起的三角灶前，轻轻往火焰里添送麦秆树叶和豆棵子；更有那金红跳跃的火舌，温柔舔舐着黑黢黢的鏊底。

母亲先在烧热的鏊子上轻抹一遍菜籽油，油星滋滋歌唱，随即她舀起一大勺薯糊，手腕悬举轻转，那稠糊便驯服地铺满鏊面；她再用煎饼批子利落

地摊开、推匀、抹圆……动作熟稔流畅，宛然已磨进了筋骨血脉。须臾之间便烙成一张张薄如蝉翼的煎饼，似飘散的纸页，白净柔韧，扑鼻生香。

待到薯糊将罄尽之际，母亲便从身边大盆里取菜作馅入饼：绿韭菜翠色欲滴，紫苋菜凝聚闪烁，毛白菜水灵俏嫩，更有那透亮柔软的薯粉条。馅料先与葱花、姜末、盐粒，还有几滴菜油或卤猪油拌匀；随后母亲迅速舀起一团，摊匀在一张刚熟的新煎饼上，迅疾把另一边折叠覆上，再执批子轻轻碾紧。待到菜馅透出熟香，她手腕灵巧一翻，煎饼便随鏊翻身，批子再碾几下……焦黄色泽渐涂满饼身，油亮酥脆的挞煎饼终于成就了。

此刻，厨房里香气四溢，尘世的烟火味浓烈得令人心安。

每回烙煎饼，母亲都会特意把第一张给我做成挞煎饼。她深知第一张格外浸润着油香，特意为我留下：“这张油汪汪的好东西，专给我的馋小子。”我则常常趴在一旁，痴痴望着母亲铺馅折饼的身影，只觉得那般利落熟练的动作下，仿佛牢牢锁住了整个季节的丰盈——那些绿肥红瘦的菜蔬被她轻轻一裹，竟仿佛将家园田野的色彩与滋味，悉数叠卷进晨光初绽的饼里头了。

如今，故里的模样早已更改，昔日的滩丘沟壑早已平整为沃野良田，想来母亲竟也已离开我20余载春秋了。

今天又是寒衣节，城市上空正飘洒着微蒙的细雨。朦胧中，我仿佛又看见灶火旁母亲挞煎饼忙碌的身影，被火光勾勒出一圈柔和的轮廓；

她又摊开一张煎饼，馅料里的各色蔬菜依旧色彩斑斓，像田园风光斑斓的油彩流泻在鏊子上。煎饼起鏊时的热气蒸腾，渐渐弥漫开来，氤氲了我的视线，她柔和的面容便融化在腾升的雾气之中了。

当灶火熄灭20载，母亲的影子早已隐入岁月深处。唯余那挞煎饼的声响，如谷粒爆裂入柴灶，依旧弥漫在记忆的每个角落，清脆如昔。

原来那煎饼酥脆中的暖意，含蕴的竟是土地的温热与深爱——它裹挟着故园的气息，如同永恒的衣裳，在漫漫时光的风寒里，层层包裹住游子漂泊的身心。

那金黄的挞煎饼啊，已化为一座行走的故园，携带着黄河故道那永不冷却的暖风，与我一同流落人间四方。

## 菜市场的人间冬味

黄信波

一推开门就听见热腾腾的人声和吵闹的市声，再看两边摊子上的青白肥腴，真是使人吃了一惊，冬天的菜市场还是萝卜白菜为主，成堆成垛地在那里立着，一声不响，倒有一种雍容清冽的样子，好像周围的一切喧哗都不关它的事。

那萝卜好：又肥又大，白白胖胖地蹲着，身上沾着湿泥，像刚从甜美的泥土里醒过来似的；瘦长一点的，就显得清秀些，皮白得半透明，能隐隐约约地看见里面细密的纹路；还有顶着几簇绿缨子的，叶子有些蔫，但还是倔强地保持着舒展的样子，好像它夏天的梦还没做完。

我捡起一个，沉甸甸的，凉意顺着手指慢慢渗进来，不是那种刺骨的冷，而是像一块被溪水泡了很久的玉，这种凉是敞亮的，干净的，一下子就把人从市场的闷热中拽出来，心神为之一振。

忽然想起乡下冬天的清晨，菜畦里的霜是厚的，撒了一层糙盐似的，拔一个萝卜出来，要用力气，“啵”的一声，带着泥土腥气。在井台边胡乱洗了，咔嚓一口咬下去，那股爽辣生脆劲儿，混着冰凉的汁水，直冲到脑门上，让人打个激灵，浑身的困倦全散了，这味道，泼辣又诚实，没有半点弯弯绕的心思。

白菜又另是一番品性，它不像萝卜那样耿直，倒是很温存的。一层层的叶子抱得很紧，合得很拢，合成一个圆滚滚的、软绵绵的骨朵儿，外头的叶子大，颜色深，是经霜的老油绿，叶脉纵横交错，像是老人的手背，往里边去，颜色就渐渐地淡下来了，一直到中间那个鹅黄的芯子，娇滴滴的，一掐就能出水。它不像花，没有香，只是你一层层

地把它剥开的时候，才有一股很轻很轻的，带着青气的植物气息，慢慢地从里面飘出来，不大浓，但是很耐久。

这就总让我觉得白菜很佛性，它安安静静的，把一辈子都收在层层叠叠的怀里头，不露山，不露水，霜越大，心里头越甜，不管是清炒还是跟豆腐、粉条一块炖，都很随和，吸纳别人家的味儿，又守着自己那份清甜的底子，古人说嚼得菜根，百事可做，这其中大概就有白菜的根，味道淡，可是最补身子。

南宋诗人范成大在《四时田园杂兴》里写得很妙：“拨雪挑来踏地菘，味如蜜藕更肥醕。朱门肉食无风味，只作寻常菜把供。”这踏地菘就是白菜，范成大是懂生活的，他能把最普通的“踏地菘”吃出比蜜藕还要甜的味道，这是多大的智慧？想想那些朱门里的珍馐海味，吃多了就淡而无味，舌头厚了心也麻木了，反而是一些清白的菜蔬，能用自己本来的味道唤醒我们被油腻堵塞的脾胃和心灵。

捧着手里的大萝卜、大白菜，突然就感觉心里踏实了许多，大概生活也是这样。我们整天忙活着去追那些又复杂又华丽的东西，总觉得幸福就在那个远方热闹的地方，等我们累得不行回头一看才发觉，原来最温暖最安心的就是这一餐饭一筐菜这样的简单事，它们不说话，却好像在说：“生活其实很简单，守住这份清白和简单，就守住了生活的原味。”

拎着这袋“人间冬味”从菜场里出来，外面的天也好像亮堂了一些，今晚的饭桌不过是一盘清炒的大白菜，一碗热气腾腾的萝卜汤，我想，这就够了。

## 甚享夜静雪敲窗

尚继慧

久违的雪花，终于飘下来了。灰蒙蒙的天空酝酿许久，直到晚上，那白色精灵才轻盈盈、静悄悄地洒落地面，开始装点干枯、寂寥的寒冬。

也许雪花怕打扰人们，或是害羞，才特意在夜晚扭起舞步，悄然下落。岂知世人多喜雪，白天雪花纷飞，人们踏雪即景，任其洒落肩头，别有情趣；不过夜晚白雪映红灯，隔窗观雪，听那雪花敲窗，倒也另有况味。

瞧那雪花，又小又薄，轻轻地落在枯草上、枝丫上，看起来似有似无；地面上的积雪，虽说渐渐泛白、慢慢变厚，像是先用细微的清凉来打探，看是否能勾起人们那飘忽的梦幻。随着夜色渐暗，雪花有了纷纷扬扬的气势，对面的楼房变得有些模糊。“片片互玲珑，飞扬玉漏终”，雪花优美、洒脱地落向大地的怀抱，但总有那一片又一片调皮的雪花，倾情地临窗而舞，亲吻玻璃，表露对屋里的深情向往。雪花敲窗，不见其声，但心里却有“簌簌”之感。

“寒灯一点静相照，风雪打窗冬夜长”，居住在温暖舒适的楼里，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雪花飞舞，白色苍茫，不想过早进入梦乡，倒是愿意静看飞雪敲窗的美妙，这绝非古人那份缠绵，那种惆怅。独坐书房，隔窗观雪，尽管思绪被对面高楼阻挡，也觉无声似有声，如同一首轻音乐那般悦耳，恨不得开窗聆听。雪花敲窗，乐由心生，难怪古人喜欢围炉煮茶，“雪液清甘涨井泉，自携茶灶就烹煎”，这无疑是触景生情，放飞心灵的一种豪爽。

我倒是想起小时候，夜里睡土炕，窗户是纸糊的，冬天多是朔风怒吼，窗户纸呼哒呼哒地直响。数不清的寒夜，都是枕着这熟悉的风声入眠。若是夜里格外宁静，听不见窗户

纸的呼哒响动，早晨多半会被父母那声“下雪”的惊喜所唤醒，白天不是在当院扣鸟，就是进山追兔。时间一长，也得经验，若是夜里当院特别安静，希望下雪的可能性才大。印象里，那雪总是悄无声息地降落，至于风吹雪，风雪交加，在故乡极少见。所以，年少时躺在炕上的热被窝，对那窗纸格外敏感。

城里的雪夜，同样宁静，索性将藤椅搬到窗前，坐下来观看室外的落雪。按理，夜色中看不见雪花的飘悠，但楼下的照明灯，那亮光所及区域，雪花舞得正欢。也许是雪夜的缘故，甭说轿车，连人影都少见。

心随雪花飞，身子变轻松，岂知窗子早已不是那糊纸的窗棂，返照我的不再是稚嫩青涩的脸庞，反而是沧桑的面容。所以，如今再面对雪敲窗，早已生出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般的多愁善感。此刻，想开窗接一把雪，哪怕到手就化，也想体验一下那股沁凉；也想雪夜走一遭，拜访好友，待见未见时，即刻往返，体验一把远古的风雅；或想效仿“红泥小火炉”“能饮一杯无”，若不喝酒，哪怕沏壶茗香也好……

其实，得意的还是默默地坐在窗前，静静地看着外面雪舞寒空，雪花敲窗，所生发的那些无穷遐想。临窗而望，看也就不再看，变成了听，变成了感。感那雪花落在车顶上，落在油松上，落在枯萎的植被上，那白色棉絮般的积雪，仿佛给喧嚣的世界裹上一层隔音被，使小区分外安宁。这安宁，摒弃了躁动，摒弃了浮华，这才觉得，哪是在看雪敲窗，而是雪花与我对话，我们有了心灵契合。

于是，莫名的兴奋溢满全身，好像明天有惊喜，好像春天就快来了……